

淮陽文徵

外集

甲戌孟冬

淮陽文徵

開封許鈞署



淮陽文徵序

事有相因而成而相得益彰者憶民國乙卯余承友人召從事淮陽邑乘依類編纂至藝文一門其著述成書者既詳卷帙述原委依例登錄獨散體詩文上起漢魏六朝下逮清季或爲邑人佳構或係外賢鴻爪要皆獲如拱璧不忍遺珠又增以新採其部分幾佔全志四之一時與像丞同年參訂至此共感臃腫尾大之憾惟念前人搜討藉備琅玕故雖立格選尤終難割愛客秋復蒙

正齋符孔

兄節次函邀仍以重修淮志見委體例所關

益躊躇此門因思

敝邑

藝文志關於散篇多摘歸文徵以省卷軸

又實齋章氏發明志體亦有志書外另立文徵之例遂擬將新

舊各散體詩文彙訂淮陽文徵另卷成書則對於諸名作既無
淹美之憾而本志體例益見簡嚴管見質諸同志均承允俞乃
屬李生崇山經以時代緯其體裁其仕宦遊歷及流寓各達人
凡所得者亦俱收錄別爲外集共得詩文若干首集既竣即隨
本志初稿並時告藏淮陽士君子與後來之秀凡有志詩古文
辭者得斯編則杞梓皮革不煩外索矣隨本志並行可離本志
單行亦可謂非相得益彰者歟因綴數語弁諸簡端竊樂與邑
大雅共質焉崇山素具詩文癖斯集尤矢勤慎致堪嘉也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 六 月 一 日

淮陽縣志主纂陽夏朱撰卿謹識

淮陽文徵內集目錄

散文依時代先後
不類別體裁

唐文一首

宋文三首

明文九首

清文五十四首

韻文

明韻文一首

清韻文六首

附詩古今體
合編



宋詩二十七首

明詩二十五首

清詩二百二十九首

淮陽文徵

散文

上宰相魏元忠書

唐袁楚客

以下邑人

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誼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
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晏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并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此道人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才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

意失天意而無禍患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卽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鼃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升班秩旣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於人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剝自私人不聊生是有憂而上不

卹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歟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員猶難其備况員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可處外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作文論

張耒

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家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于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

濤激之爲風騰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
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牛焉灌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
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矣夫激溝瀆
而求水之奇此無見于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以無有文之陋也

論法上

前人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
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
無事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已者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
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
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
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
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
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嫉之讐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
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

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嘗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爲秦也歟

論法下

前人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尙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畧矣商周之禮比于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故也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

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
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天虞
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
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
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
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無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
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
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
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
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
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
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
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
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

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繇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于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勇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于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于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己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尊而杯飲賁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檜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

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有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夫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如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道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關王廟碑

嘉靖乙未
科進士 彭大有 以下
明文

世謂死而不朽者其神存也建安迄今歲二千年所矣而侯之神自王公大人以至寡夫孺子莫不縷縷道之赫若目前事其廟貌而尸祀之者自都會以至於一井一聚且遍天下此曷以故蓋侯之精英靈爽常耿耿於天壤間也按侯始識照烈於草莽卒然間而遂結之以肺腑死生之信至於顛沛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窘於魏曹而其節愈顯此蓋侯之忠肝義膽照耀古今卽人人能言可勿論也第一二之衷不暴於天下後世腐儒操觚搖脣而訾訾其後則不佞具論焉夫侯與昭烈義同兄弟

誼夙固矣隆中以旦夕交加之上侯卽以身下之推轂下令惟恐後何可謂傲士大
夫以短取敗耶第所以面折不容者老瞞阿豪輩狐鼠耳此所以爲侯明不與羣小
也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又何有於權也而或
者顧咎侯之不先加兵於吳此又以成敗論者也蓋天已去漢侯其如天命何哉而
其切切然興劉扶漢則固春秋大一統之心矣揮使王子道行慷慨偉特人也常業
儒爲郡弟子員夙有慕於侯之忠肝義膽故夢見之爲捐俸金廟侯而祀之於軍器
局迤南之通衢廟南向有門有垣有堂有籩室金碧丹堊巍然儼然固所以風乎鄉
之人而亦所以自勗也但城以內舊未有廟侯者有之自王子始遂記之

兵憲董公導水碑

嘉靖甲
科進士

謝孟金

我陳之城池語其高深居然金湯之固也但人心狙于久安莫虞災沴內外二堤視
爲長物車輿舂鍤歲月相尋公取潛跡日就疏薄而不可恃加以蔡河爲瀕河居人
侵占日就淺隘下流之勢高于附郭之川原斯壅塞所由也乃丙寅秋霖雨再閱月
積澇汹湧堤決受水者凡十一處匯而莫洩城之內外茫若澤國頽墉敗屋不可勝
計人情惶駭殆有巢湖陸沉之恐於是兵憲金臺董公亟命文武吏士修築堵塞不

舍晝夜連旬彌月僅獲免于墊溺迨雨霽踰時水無所洩猶一望無際公遂周行相視復廣詢博訪既得其要領乃進屬而謂之曰斯患也始於堤壞而上流受水既以河塞而下流莫通知所以受患斯知所以禦患矣通計內堤凡八里有奇外堤凡十二里有奇于是分委屬員次第修築令各高一丈五尺廣二丈且期以堅實務堪障禦又委經歷劉沁千戶俞相劉衍裔相度地勢括以水平知城之東曰枯河者視蔡河深九尺堤中之水可從是洩乃又下令陳衛指揮千百戶諸官量其物力分工挑濬自東堤踰蔡河直達枯河凡五百一丈五尺闊一丈四尺深再倍之百爾人役悅以忘勞不終日而渠成乃決堤導水沛然東下蓋自是而後附郭之水患可免矣是役也判官陳鏞經歷劉沁承委効勞爲最指揮薛映本等千百戶高棟等分任諸役咸與有勞焉例得並書

鐘樓碑

萬歷丁丑
科進士 張養志

吾陳爲義皇畫卦之區自昔稱文明焉無論往代我朝三百年來都人士崛起於時者彬彬而說者謂文峯猶未表著此堪輿家言理或有之歲乙未鳳岡楊公來知州事明教育才補偏修廢於茲五載矣且穆然有動於中曰夫事有一圖而兩利者陳

之鐘樓是已蓋國有麗譙以占氣候警晨昏示民作息之度也乃陳有鼓樓而鐘樓
尙缺可乎遂於己亥春月有鼎建之議卜地學宮東南應風氣計日興作慮財用不
給爰首捐俸爲衆倡一時僚佐暨學士大夫與民之好義者罔不樂輸焉由是材木
灰石膠枲顏鐵之屬有辦舂鍤版幹鍛礪之具有需梓人治人陶人圻人采人之輩
有資而子來役供者其集如雲其應如響公尤時至而省勞之凡五閱月而告成民
不言勞而樂頌其美則公之德治令肅而躬率先也其樓之制爲臺高可三丈而厥
趾南北四丈有奇橫不及縱六尺許回合以丈計凡四倍有差臺上圍以週坦建以
層樓樓之高加於臺凡二疊下者四面置壁啓牖空洞而其上代壁以木簷牙輪奐
之美黝堊丹漆之飾巍然煥然上一疊象魁星其中仰應奎文一疊而下懸鐘夙暮
人司之臺下爲券門往來可通車馬西距黉泮五十步而近又西北距州治三倍之
東南至城隅遠不及四百步登斯樓也南望厄臺如在襟抱蔡水遶其左柳湖環其
右凝眸眺之鬱然深秀窈窕而上者宓義氏之陵也此則斯樓之極觀焉成之日公
適以秩滿遷貳姑蘇戒行有期矣公之僚佐屬余作文以記之余惟物興有時事成
有待茲役也無論興賢作士敬時勤民於政爲大而百曠年典一朝舉之豈偶然哉